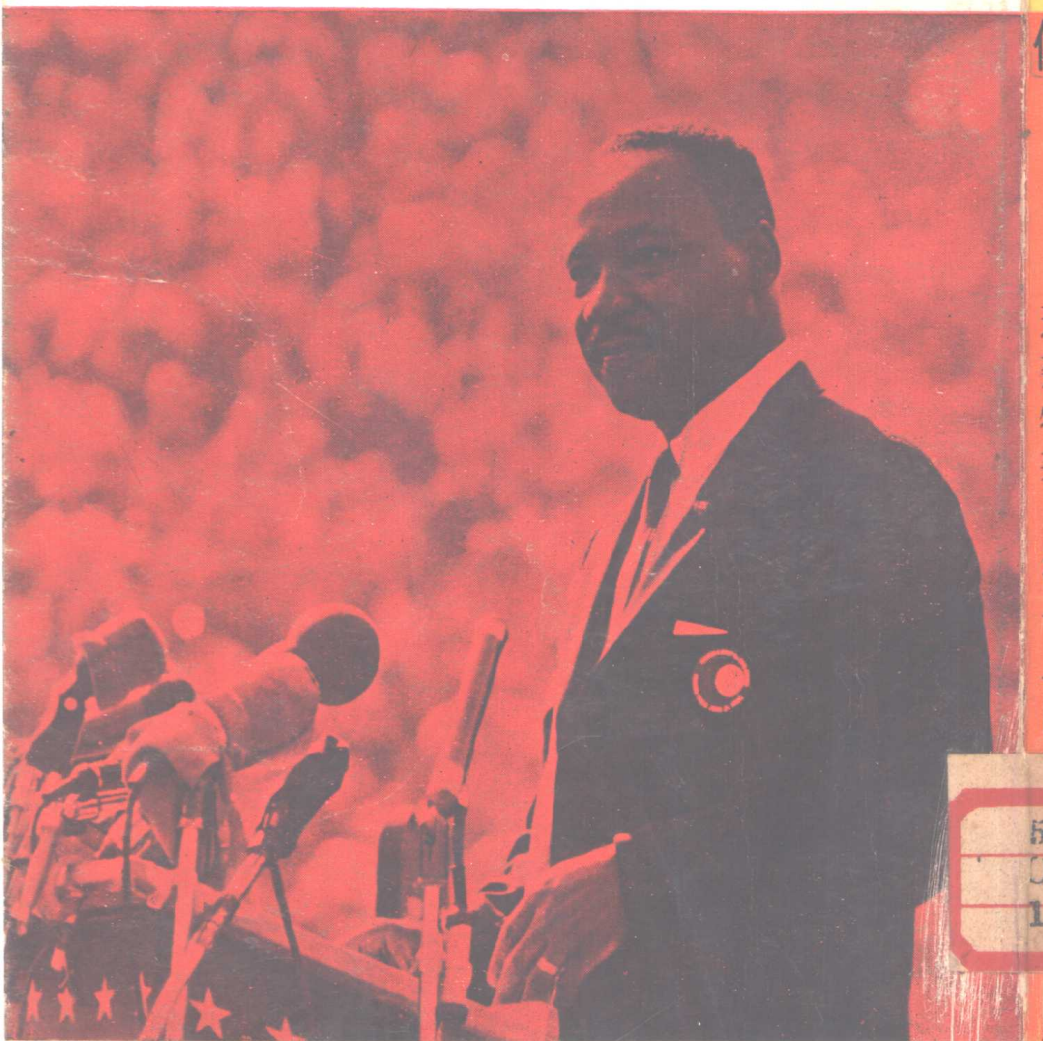


著 特 奈 班
譯 工 一 潘

傳格金



WHAT MANNER OF MAN: A 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by *Lerone Bennett, Jr.*

511
023 - 83
141



版出社界世日今

傳格金

著特奈班
譯工一潘

H 1974.10.15

WHAT MANNER OF MAN: A 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by Lerone Bennett, Jr. Copyright 1964 and 1968 by Johnson Publishing Co. Inc.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October 1970

金 格 傳

著 者：班 奈 特

譯 者：潘 一 工

封面設計：蔡 爾

出 版：今 日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七號

承 印：達 道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九龍官塘道三三六號六樓

電話：K 八 九 四 六 三 一

定 價：港 幣 二 元

公 元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月 初 版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WHAT MANNER OF MAN

by Lerone Bennett, Jr.

目錄

第一章	土	壤	一	
第二章	種	籽	七	
第三章	播	種	者	七
第四章	象	徵	五	
第五章	男子	漢	五	
第六章	大	人	物	五
第七章	尾	跡	一	七

第一章

士 壤

這次會面的情景是令人難忘的。

甘地和一羣美國黑人面對面站着，關心的望着前來訪問他的黑人。他對美國黑人有着深切的關懷。許多年前，約在一九二九年，他曾致書祝賀美國黑人，寫道：

「一千二百萬黑人不必為他們是奴隸的子孫而感到慚愧。身為奴隸不是恥辱，身為奴隸主人才是恥辱。我們追溯過去，不必想到榮譽與恥辱。我們應認識到，將來是屬於那些真誠純正及具有愛心的人。因為一如古代智者所說，真理是永存的，而虛偽是不能立足的。祇有愛才能產生力量，而真正謙恭者才能得到真誠及愛。」

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份危機雜誌發表這封信之後，數以千計的美國黑人前往拜見甘地。而今，在一九三五年，一羣仰慕他的人又來拜見他了。甘地與他的客人討論基督教的信仰、愛與鎮壓等問題有好

幾分鐘。其後甘地突然請美國黑人爲他唱出他所喜愛的一首歌：「當他們把吾主釘在十字架時你在那裏？」傷感的歌詞抑揚，一如祝禱，復如詛咒，又像禱告，也許是因為在異地唱出，所以聽來也更加淒慘，更加沉痛。

當他們把吾主釘在十字架時你在那裡？

當他們把他釘在樹上時你在那裡？

啊！有時候，這使我戰抖不已。

當他們把吾主釘在十字架時你在那裡？

這些詞句，在數世紀來默默承受的悲痛的重壓下更加沉重，感動了甘地的心弦，甘地也從這些詞句中，感受到它們所傳達的經驗，感受到數世紀來的受苦受難與奮鬥，以及一個被剝奪權利的民族，運用古老的「唯唯否否」以及不抵抗的方法來反抗，及求取生存的原始做法，企圖從而取得一點點人生的尊嚴。這首歌終於唱完，甘地悶聲不响地坐了好一會，然後他說：「非暴力的真正訊息，也許會經由黑人傳達到世上。」

當甘地說這些話時，馬丁·路德·金格才六歲，在二十一年後，他忍受着痛苦及帶着愛心，脫穎而出，試圖實踐甘地的預言及甘地的希望。金格的行爲，雖然是因印度這種棕色皮膚的人的行爲觸發的，但却是從甘地所體驗到的黑人心坎底處的苦樂情緒所產生及激起的。金格的才能，不在於將甘地

主義運用在黑人鬥爭上，他傳達甘地主義的方法是將它與黑人宗教傳統混而爲一，使它與黑人社會息息相關，而產生力量。在這項發展過程中，金格扶搖直上，實行創造性的領導，他不但看到「時機已經成熟」的事務，而且也製造新的機會。他這樣做，使人類的希望大增，預見到一個人將他們的劍化成犁頭，他們的箭化成修枝鉤鐮的世界，因此使馬丁·路德·金格成爲黑人抗議運動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也是全人類最偉大的精神領袖之一。

沒有人能夠在他誕生時或以後二十六年中預言金格能實現這個社會奇蹟。金格一如甘地，在很正常的舒適環境中出生。他於一九二九年生於亞特蘭大城，這是一個黑人衆多，黑人運動經常發生的城市。南北戰爭中北軍名將威廉·薛爾曼，在他開往海上的著名行軍中，曾把這個城市燒成廢墟，因而使亞特蘭大在黑人的靈魂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此後，黑人與黑人運動，總是和亞特蘭大纏在一起。在一八八零年左右，南方的一個白人演說家亨利·葛拉第，帶着一個黑人永遠順從白人的和平計劃，從亞特蘭大出發到北方，企圖使南北獲致和解。一八九五年，黑人領袖布克爾·丁·華盛頓來到亞特蘭大，他以空吊桶作比喻講了一個寓言，然後又用手作了一個比喻（在一切純屬社會的事務上，我們可以像手指一樣各個分開，可是在一切共同發展的事情上，我們就和一隻手那樣，是一體的）。在二十世紀初葉，杜波依從亞特蘭大發動反華盛頓運動，而導致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的創立。該協會領袖華爾德·懷特，在玉蘭、桃花和山茶盛開的季節，在這裏出世，馬丁·路德·金格，也是在這裏呼吸到生命。金格是在世界的轉變期間出世，在他誕生後十個月，西方世界在一次悲慘的經濟蕭條中崩潰。但在一九二九年一月時，却沒有人有先見之明，尤其是老馬丁·路德·金格更沒有注意到，因爲

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第二個兒子的將出世的事情上。

老金格身裁魁梧，是一個小教堂傳教士，也是亞特蘭大的莫爾豪斯學院的學生。一九二九年，他偕妻愛伯達及一歲大女兒克麗絲汀住在他岳父家中，他岳父名為阿當·丹尼爾·威廉斯，是個高大，黝黑而意志堅強的傳教士。兩家人同住在歐本路的一座兩層高，有十二個房間的房子，不過分開來住。歐本路在當時一如現在，在黑人社會中的地位，有如白人社會之視華爾街一樣。這條街座落亞特蘭大市區中心，連接白人區的桃樹街，下面通向一個豁谷。在谷中有着幾家黑人在美國的最大商業機構，如亞特蘭大人壽保險公司，亞特蘭大世界報，以及後來成為在聯邦儲備組織中唯一黑人銀行的市民信託公司。歐本路從這個金融及黑人工業重心的豁谷中聳起，座落於許多漂亮教堂（其中包括易賓尼塞浸信會教堂在內），大小住宅和普通房舍的山上。在這個山頂上的歐本路五百零一號，是一間灰白色住宅，金格家同他的外家就住在那裏。在一九二九年，這座房子稍微離開街道，雖不算豪華但卻別有一番氣象。

這所房子在一九二九年的最初幾個星期，充滿着緊張與焦慮。男男女女來去匆匆。到訪者交談時低聲細語。廚房裏水壺冒着蒸氣。

緊張的氣氛在一月十四日大見增加，到了一月十五日星期二達到頂點。在那個寒冷、陰沉的早上，老金格來回踱着方步，他因為妻子愛伯達臨盆時異乎尋常的難產，十分焦急。她躺在樓下一間房裏，在經過幾小時痛苦及服用了大量鎮靜劑後，誕生了一個男嬰。最初幾秒鐘，大家都呆住了。因為那嬰兒看來似乎是死了，他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由醫生出力打他的臀部，才帶來嬰孩出生時慣常的

哭聲。顯然是出於錯誤，那個嬰兒出生時，官方登記的姓名是小米高路德·金格，而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他接到第一張護照之前，官方還是列出這個姓名。但是對他父親，其後對世人來說，那嬰孩就是馬丁·路德·金格了。

這個勉強來到世上的安靜而肥胖的嬰孩，其祖先在非洲及美洲的土地上植根很深。誠然，他有一些祖先來自愛爾蘭，也有一些是印第安土人，在哥倫布到來前已在這裏。然而，那個嬰兒在出生時，身份即已確定，以後在他有生之年還要確定，這個確定的因素是歷史上一種最爲暴虐的行爲，數百萬黑人在暴力劫持之下由非洲運來美洲出售。小馬丁·路德·金格的那些無名祖先，數百年來在美國的奴隸住區被人鞭撻，並用皮帶細綁着驅赴田中操作。從日出到黃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二百年來馬丁·路德·金格的祖先，就像家畜那樣被人買賣、交換、受人宰割。

從這一長系列——無籍籍名却仍然都是重要的——黑、紅、白種的男男女女，產生了喬治亞州的金格一家。這家人在血肉橫飛的慘烈內戰中得到自由，在戰後的改造時期，金格家人以公民及未來公務員的資格投票及參加社會公益工作。但是年復一年，他們逐漸在壓迫之下重做奴隸。在一八八零年後那幾年，馬丁·路德·金格的祖父詹姆士·A·金格，發現自己被「償債」勞動的規定縛住手腳，動彈不得。

當時他在史托布烈奇一家農場上做佃農。離開亞特蘭大約有二十哩光景。他的白人地主，供給田地、房屋、種子、肥料，有時也給他食物。收割以後，所得利潤在理論上是由他與白人地主平分。但是由於他目不識丁，而管賬的又是那個地主，因此他負債越來越多，受到顯而易見的犧牲。

詹姆士·A·金格，有一半黑人一半愛爾蘭人血統。他起初勤奮工作，希望能夠買一塊小小的農田給他的家人。但是當他負債越來越多，他便放棄這種希望，一到週末就喝得酩酊大醉，藉酒澆愁。詹姆士·A·金格耕種的土地，產生了不少農民、乞丐、兇手、頑匪、和馬丁·路德·金格，筆者曾在別處描寫過這塊地方。「整年從日出做到日落，到頭來還爲工作欠了「那人」四百元；年復一年這樣做下去，而債務也越負越深；他們被農場雜貨店的賬單牢牢綁住，無法脫身；他們用劣等杜松子酒來忘掉自己，用歌唱與祈禱來遣愁解悶；他們要唱歌，要禱告，要呼叫……覺得自己束手無策，因而詛咒自己怯懦；圍繞着自己的都是爛泥、恐懼、羞辱和標籤；自己也受這些標籤的指使，而在靈魂深處感到它們的存在……使得自己成爲法官，法庭及警察的玩物；在白色煎熬中的黑人，終於相信自己一無足取；使得自己無書可讀，無話可說，無畫可看；沒有報紙及收音機；使得自己不了解事物……最後終於對現實屈服，鞠躬如也，阿諛奉承，露齒而笑，但爲自己的無能與懦弱而深自痛恨」——這種卡夫卡式的夢魘般的生活，詹姆士·金格已經習以爲常了。

這個佃戶，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生了十個兒女。我們所說的那個嬰兒，也就是後來成爲馬丁·路德·金格父親的那男嬰，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他最初十六年在史托布烈奇農場上渡過。他的父母對他的名字似乎意見不一，他父親堅持他取名馬丁·路德，而他的母親要他名米高路德。這個分歧從未解決，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件事後來要引起麻煩。結果馬丁·路德·金格的父親在二十二歲之前，被喚着米高路德或米克。這也是他兒子名字的糾纏不清的由來。

老金格是一個雄心勃勃，敏感而又性烈如火的青年，他很早就對環境產生憤怒。他的母親德麗

亞，是個漂亮的黑人，替一個住在一家紅磚屋裏的白種婦人洗熨衣服，他有一天去看他的母親，第一次碰到他和他的長子竭畢生之力設法解決的問題。那家的白人兒童請他吃午飯，但是那個兒童的母親當着他的面把門關上，叫他到房後去，從一個半掩半開的門中推出一塊夾心麵包給他。金格望着那塊夾心麵包，然後又望了望那個白種婦人。從門口望進去，他可以看見他的母親在熨白人的衣服。突然間，他氣上心頭。他把夾心麵包丟在地上，跑回家去，他一面跑一面自言自語：「終有一天，我會擁有一間磚房，而我的磚房要同其他的磚房一樣漂亮。」

另外一件小事使他下定決心。當他十二歲左右，隨着父親去同白人地主算賬。那地主看看他的賬簿說，詹姆士·A·金格那一年的棉花收成剛夠還賬。他在農場那間簡陋學校中以數學見長，這時他開口了。「爸爸」，他問道：「棉花種子算了沒有？」年輕的金格，他腦筋動得比成年人還快，他想到如果棉花剛好抵消他父親的欠債，那麼這兩個大人都忘記了的種子，將使他父親得到大約一千元。這個事實及小金格的「犯上」，使得地主大發雷霆，他問：「誰要你多嘴？」他舉腳踢他，但詹姆士·A·金格從中攔阻，答應他將「管教」他的兒子。

在這件事發生後不久，小金格感到他在農場上已受夠了氣。他把鞋子揣在身上，徒步前往亞特蘭大，仍然夢想着他有朝一日會擁有的紅磚房。他在亞特蘭大，白天做工，晚上讀書，節衣縮食，刻苦爲生。他勤奮上進，中學畢業以後，進入當地的莫爾豪斯學院。在此期間他也成爲一個熱心的浸信會牧師。過了不久，亞特蘭大有兩間小教堂都歸他主持。當他還在求學時期，他邂逅溫柔嫺靜、相貌縵緻的愛伯達·威廉斯小姐，她是城裏第一流牧師A·D·威廉斯的女兒。他追求成功，兩人結成夫

婦。這是一樁理想的婚姻。金格的岳父是個機敏的先驅人物。他能一面蓄積財富，一面散播黑人宗教的傳統思想。一八九四年，是布克爾·T·華盛頓發表他著名的「亞特蘭大和解」演說的前一年，威廉斯接管了一間負債纍纍的亞特蘭大教堂，不到幾年間，這位意志堅強的教士，使得易賓尼塞浸信會教堂成爲在同一性質的組織中最穩固的一家。

這位年華老去的牧師善於觀人，所以當那年輕的莫爾豪斯學生要求娶他女兒時，他喜不自禁。在他欣然同意下，這對有情人在一九二六年感恩節結婚。他們立即搬入威廉斯在歐本路的住宅。這原只是一種臨時安排，可是後來大家認爲這種安排對誰都有好處，所以也就讓它去了。

金格夫人曾在史塔曼神學院及漢普頓學院攻讀。她婚後教書，一直教到她第一個嬰兒克麗絲汀出世，金格則回莫爾豪斯學院讀書，並繼續在浸信會旅客休憩所教堂担任牧師之職。然而由於岳父堅持，他放棄了這個小教堂，而成爲易賓尼塞浸信會教堂的助理牧師。當威廉斯牧師於一九三一年逝世以後，這個年青人便補了他的遺缺。

在這個融合着希望、雄心及發展的時期，小馬丁·路德·金格的祖父及父親，都是現代黑人反抗運動的先驅領袖。這種運動是從金格小時的英雄人物如吉勃里·普羅塞和拿·端納這種奴隸叛徒的猛烈鬥爭，以及黑人與白人廢除奴隸制度份子的較爲成功的努力而拓展開來的。黑人牧師，像老金格及他岳父這樣的人，是成功締造了這個運動領導傳統的中心人物。這個傳統強調抒情甚至有點華麗的演詞，以及對一個少數民族的問題採取一種謹慎而「現實」的立場，由於少數民族在對付他們的鎮壓者缺乏絕對主動，因此主張以機智及小心翼翼的態度來處理問題。這個傳統的缺點，是它對黑人擴大羣

象缺乏明白的指示，以及它依賴鎮壓者的誠意與慷慨，可以說這都是黑人處於無權無力境地的反映。

對了解馬丁·路德·金格所承襲——及擴大——的領導傳統迫切重要的，不是對愛的了解，而是對權力這個赤裸裸的事實的了解：少數民族的地位，為控制着各式各樣權力的多數民族的毫不容情的意願掌握着。黑人領袖面對這個殘酷事實——一方面是無權無勇，另一方面是有權有勢，只能使用抗議與反抗作為表達自己意志的主要方式。抗議是基於現存制度，通過政治及合法途徑進行爭論的一種不承認態度。另一方面，反抗活動是基於在制度邊緣或以外，進行反叛的一種直接行動計劃。在反抗型態的右方，是適應環境的計劃（接受現存制度，以表現良好工作及良好行為來證明自己及種族的價值），黑人民族主義（與現行制度分離），及種族和解（通過教育，研究，暴露，遊說等等誠意努力，使制度本身逐漸有所改善。）

到了一九一六年，當老金格搬到亞特蘭大的時候，這些不同的態度，已經有了組織的形式，各種不同的態度也可以在生活方式上顯示出來。在當時，和現在可以在亞特蘭大見到的主要領導人物，有倚賴抗議方式進行鬥爭的鬥士派；主張聽天由命及勤奮工作的隨遇而安派；鼓吹成立一個黑人國家的民族主義派；以及敦促走在抗議與聽天由命兩者之間路線的溫和派。

在美國黑人整個歷史上，代表各種主要型式的領袖，他們力量的盛衰，是隨着黑人羣象的社會政治運氣而起變化的。例如金格的祖父們，就在作風迥然不同的四個人的陰影下生活及工作。這四人是佛德里克·杜格拉斯，布克爾·T·華盛頓，W·E·B·杜布依及馬科斯·賈威，一般都認為他們是黑人反抗歷史上最具有才具的領袖。杜格拉斯是馬丁·路德·金格童年的偶像，他是第一個全國性黑

人領袖，在一八九五年逝世，那是威廉斯在亞特蘭大開始其牧師生活之第二年。杜格拉斯原是個奴隸，逃走後，成爲一個第一流編輯兼政治家及廢除奴隸論者，他鼓吹一個進行百折不撓、勇敢抗議的計劃，利用各式各樣的大小武器，運用不論是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從一八四五到一八九五的五十年間，杜格拉斯是公認的美國黑人領袖。在這期間，他給黑人反抗運動釐定界限，不論情形好壞，他都在推行立即設施全面黑白合併的計劃。雖然杜格拉斯對印度所知不多，對黑格爾的知識更屬有限，他却是最早提倡進入白人餐廳，白人車廂靜坐抗議的人。他又能運用簡單明瞭的字句，滔滔不絕地闡述通過鬥爭獲取進步的黑格爾學說。杜格拉斯在一八五七年就曾說過，「人類自由的整個歷史，充分證明，所有讓步都是認真鬥爭的結果。假如說沒有鬥爭，就沒有進步，那些口頭上贊成自由，實際上菲薄宣傳鼓動的人，就是不去耕種却想要得到收穫的人，他們要雨水，却不想見到雷電。他們要海洋，却不願聽見海水的怒吼。這種鬥爭可以是精神上的鬥爭，也可以是暴力鬥爭，也可以二者俱備，但是它總須是一場鬥爭纔行。你不提出要求，權力不會退讓，過去如此，將來也是一樣……人生在世，已經付出代價的東西，不一定全部能夠拿到，可是他們一定要爲他們所得到的東西付出代價。如果我們要擺脫加在我們身上的鎮壓及虐待，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必須不怕吃苦，不怕受難，不怕犧牲，必要時還須付出別人的和我們自己的生命。」

杜格拉斯在南北戰爭以後的重建時期，担任過駐海地公使及哥倫比亞特區警察局長，但在重建階段後期，政治上的反動逼使黑人重做奴隸，使他沒沒無聞，賁志以終。就在杜格拉斯死的那一年，與他個性大相逕庭的布克爾·華盛頓帶着一個妥協與退縮的計劃，前往亞特蘭大。他在一八九五年「產

棉各州展覽會」中，發表他的折衷演說。華盛頓是阿拉巴馬州土斯奇基學院校長，他要求黑人放棄政治及壓力策畧，轉而致力於他稱之爲「主要」的工作，發展「基督教徒」（也就是謙卑）的性格，努力致富。美國的白人權力結構，見到這種意想不到的屈服，驚喜莫名，他們立即選擇華盛頓爲新的黑人領袖，不過黑人知識份子都不大瞧得起他，如莫爾豪斯學院的約翰·何甫便說，華盛頓的計劃不切實際，愚蠢，毫無男子氣概。

亞特蘭大爲黑人創設的各個文學院，現在成爲反華盛頓活動的中心，也佈下了現代黑人抗議運動的種子。在二十世紀的最初一二十年，當威廉斯鞏固他對易賓尼塞浸信會教堂的控制之時，亞特蘭大大學青年教授杜布依，號召美國白人中的自由主義分子，及黑人之間的鬥爭力量，團結起來。杜布依在金格童年及青少年時代，是亞特蘭大衆所週知及富有說服力的人物，他是黑人反抗運動的第二個偉大領袖。這位伶牙俐齒的教授，身材瘦小，神情嚴肅，提出一個進行「不懈鬥爭」的計劃，使用各式各樣的力量：包括精神勸告、宣傳鼓動，以及在可能時甚至進行實質反抗。」杜布依在一九〇五年六月，從亞特蘭大呼籲召開早期的尼加拉運動第一次會議。這個運動經過變化，合併及聯合，導致了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的成立。後者的第一次會議的「召集」，雖然是在一九〇九年林肯冥誕日發出，却有力地指出馬丁·路德·金格出生時的世界及他將會予以改變的世界的社會情勢：

如果林肯還活着，重訪這個國家，他會感到失望和意氣銷沉。他將發現，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喬治亞州依照南部其他各州的做法，剝奪了黑人公權，而完成一個新聯邦。他也

會發現，美國的最高法院，原應是美國自由的堡壘，却公然通過了公開執行的富有歧視性的法律，拒絕譴責這種剝奪數百萬人公權機會的行爲，使得白人可以投票而黑人沒有投票的權利，因此他會發現，數以百萬計生產財富的美國公民，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就被抽稅，雖然國內一個重要地區的經濟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手裏。

他也會發現，美國最高法院依據它的一個法官貝里學院案件發表的意見，又定下一項原則：任何一州，如果它願意，「可以把同時在一個市場中買菜的白人與黑人治罪，它也可以把出席對公共與政治性質會議的黑人與白人繩之以法。」

在許多州中，林肯也會發現，司法的執行，大都由社會中一部分人所選舉的法官，來裁決其他大部份人的自由及生活。他會見到黑人男女，雖曾有十萬士兵爲了替他們爭取自由而犧牲性命，但在火車上仍被分開來坐，付頭等車費換來三等服務，在火車站和娛樂場所受隔離待遇，各州都拒絕履行其基本責任，使黑人受教育，讓他們能夠行使公民權利。

這個協會，早期爲白人自由派所控制，使黑人大開眼界，見到「高尚抗議」，諸如訴訟，暗中遊說及一種具有啓發性宣傳的整個新境界。在二十年代，其支部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包括在成爲「新抗議」源泉的亞特蘭大城。「新抗議」在當時雖使一些黑人嚇得發抖，但對其他人來說，却認爲過於溫和——如青年勞工領袖阿沙·菲立·杜道夫就譏之爲「沒有結果的抗議」，他呼籲該協會向羣衆開放。比杜道夫更右傾，也是比幾乎所有美國黑人更右傾的，是馬科斯·賈威：一個喜